西夏王李元昊

孙　海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简介

西夏王朝距今已有一千余年了，它那神秘的文字，金字塔式的古冢给后人留下了难解的疑团，作者用传奇的描写手法，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记叙了西夏王李元昊野心勃勃、驰骋疆场、戍马战斗的一生。特别是在三川口、好水川、河西走廊等战役中李元昊斩兵夺将斗智斗勇，将一个桀骜不训的英雄战将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但在佞臣的挑拨下，终被女色所害。他的军事、政治活动都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品同时也记叙了契丹、辽、羌、夏等少数民族与宋朝汉民族的关系。对当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第一章

一

塞上江南的夏天到了。

巍峨的贺兰山林木苍翠，但山顶上还积有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冬天和夏天在怪石嶙峋的山峦上同时存在，这是大自然的神工鬼斧造出的塞上奇观。山下绿色的草原上，羊群像大片白云默默地变幻移动，远处隐隐约约几声驼铃响，使得广阔无垠的夏日原野和峰峦叠嶂的崇山峻岭更带上一种静谧而神秘的色彩。

“啾——”长长的一声马嘶，打破了深山旷野的宁静。只见由北面缘山来了一队人马，前面两骑打着三角黄旗，迎风飘动，后面是百十余骑卫队，一色的白马银枪，十分整齐雄壮，中间簇拥着一位少年将军，年龄不过二十岁，头戴黑色毡冠，身穿窄袖绯红战袍，佩弓带箭，端一杆长柄托轮枪，胯下的瓜黄宝马，从头到尾无一根杂毛，奔驰起来快似一团旋风，故此名叫“追风骏”。走到一处山口，少年将军忽然催动追风骏，跑到山脚下，以长枪指着险要的山势，回头招呼后面的人，意思是让他们快点赶上来。两员文职装束的官员，首先来到少年将军马前，停马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少年将军，等他有什么事情吩咐，但少年将军并未说啥，而是又兜马转了

两个圈，像是又有了进一步的新发现，然后以断然的口气说："你们看，这里地势十分险要，是山前山后的唯一通道，若在这里建关设隘，一夫守此，万夫莫开。"未等这两位开口说话，他又盯着山口，又像是对人，又像是自言自语，将手中的长枪用力一甩，斩钉截铁地说："对，此处定要筑关把守，有此等险要关口，就不怕辽国兴兵进犯了。"

两个文职官员中的一个，这时才听明白了他的意思，赶忙驱马向前说道："殿下说的是，这贺兰山，峰高沟深，崖壁险削，南北延亘五百余里，是我国西北的天然屏障。"另一名这时也来到跟前，听清楚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急忙以党项人特有的尖细口音，带有点献媚的语气说："殿下、杨先生说的是，我兴州西据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依山傍河，铜墙铁壁，更有殿下今已长成，文韬武略，世上罕有，将来带我大夏数十万铁甲精骑，定能横扫辽、宋……"少年将军未等他说完，便狠狠瞪了他一眼，对他后半截话极不满意，觉得他有贬低自己父王的意思。这人也很聪明，他从少年将军的眼神里看出了人家不喜欢他把话说完，便低下头，闭口不说了。很快他又抬起那张白的出奇的脸，一双小而有神的眼睛带着期待的眼光，静静地看着对方，像是小学生做错了事，等着批评和教训一样，显得那样的恭顺、诚恳和忠心耿耿。

此人叫没藏讹庞，兴州党项大族子弟，和元昊、杨守素都在贵族蕃汉院读书，虽然为人有些奸诈，要小聪明，但学业成绩优秀，所以元昊这次以夏国太子殿下身份出使辽国，便带他和杨守素一同前往。元昊见他有些惭愧的样子，再没有责备他，而是抬起头向兴庆府方向看了一眼，叹了口气说："不应该向宋称臣，不应该向宋称臣。"杨守素有些不解地看着元昊，见他圆如满月的脸拉长了，高高的鼻子微微地动了几下，平日大而有神的蓝眼睛，蒙上一层忧郁神色。杨守素没听清元昊的话，又见他脸上的光景，知他必有要紧的话讲，便清了清嗓子提高声音问道："殿下想说什么？"元昊在马上

边走边看了杨守素和没藏一眼，然后慢慢地说道："我们这次出使辽国，亲眼看到契丹地贫人稀，大部为荒漠不毛之地，却能自主立国，南面与宋朝争天下，我西夏有兴、灵鱼米之乡，再加河西五州，地方万里，却长期对宋称臣，做宋朝的奴隶，大丈夫岂可安于此状。"元昊的话音刚落，没藏便尖着嗓子紧接着说："是呀是呀，我朝在西，宋朝在东，恰似日行中天，只能顺势朝西，焉能返回向东，称帝立国，顺天应时呀。"元昊对他的天命论虽不十分欣赏，但还是点了点头，杨守素略作思考，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是的，眼下我们是具备了立国的条件，疆土辽阔，兵强马壮，外面和辽国搞好关系，进可以统一中原，退可雄踞一方。回去殿下可向大王面陈立国称帝大计。"元昊听了这番话，深深觉得，杨守素毕竟有策士之才，自己没有看错。短短的几句话，既有外交又有内政，对形势有比较明确的分析，特别是他提到了父王，不是一味的吹捧讨好他元昊，而是把他的无所作为的父王处处放在突出的位子上，这就避免了多少疑忌、是非和微妙的人际关系。

元昊看出来了，在这次出使辽国的活动中，杨守素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干，而且许多事实说明，杨守素虽然比他大几岁，但是对他元昊是忠心不贰的，将来是他的好帮手。至于父王嘛，元昊对他的治国大略一向是不以为然的，对他长期向宋称臣的作法从来就表示反对的。他觉得父王懦弱保守，胸无大志，不像他的祖父继迁。他虽没有见过祖父，但是在贵族蕃汉院听教授斡道冲讲过，祖父二十岁时由银州率二十余骑，机智地摆脱宋朝重兵的包围，出奔地斤泽，凭自己的雄才大略和机智勇敢，在不几年的战争中，势力由小变大，终于从宋朝手中收复了河西五州，后又夺取了兴、灵一带，创万里江山，雄踞一方，虎视关中。他现在也快二十岁了，也要像祖父那样做他一番事业。他想着想着不觉的竟说出口来："大丈夫生在世间，就应图王霸大业……否则……"元昊在马上低着头，正自言自语，忽听卫队大声呼喊起来，他抬头一看，原来离他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到一箭之处的山弯里，蹿出一群黄羊，沿山脚狂奔，尘土飞滚。兵士们因无元昊命令不敢擅自追射，因而呼喊。元昊见状立刻有了精神，他边摘弓，边大声命令："快马两下包抄，围住，不要叫跑进山里去。"一语未了，只见百十余骑，分左右呼喇喇追了下去，扬起的黄土几丈高，随着马队飞扬，像是突然筑起的两道土墙。元昊催动追风骏，似离弦箭般地追了过去，黄羊飞驰逃命，连蹦带跑，在元昊马前忽起忽落，忽高忽低，弓箭难以瞄准，有几只眼看被追上，正要开弓放箭，猛地急转弯，反而从马下逃到后边去了。元昊到底箭法高强，瞅准黄羊蹦起落地奔跑的时机，连发两箭，射中两只，带箭黄羊又跑了几步，扑倒在地，抽搐挣扎。元昊马到，勾身拾起又丢在一边，动作十分干净利索，两边众人齐声喝采。这时卫队的兵士们也打得几只，按照党项人的习俗，大家环坐，割鲜烤炙而食。

元昊、杨守素、没藏还有几名将校环坐一圈，士兵们已将一只肥嫩的黄羊开剥完毕，挂在中间，各人都拿出小刀，割下肥肉，穿在刀枪上，放在火上烧吃。马上当然备有好酒、佐料，不免又有几圈人猜拳行令，唱歌舞剑，气氛十分欢快。鲜肉一经烧熟，香味随风飘散在夏日山野的空气中，招来了几只食肉的苍鹰，在这群人马的头顶上低空盘旋，那贪婪的样子，大有下来和他们共进美餐的架势。没藏将一块鲜肉烧得吱吱流油，吃得十分可口，端起酒扬起脖子，一饮而尽，他显得非常兴奋，白得出奇的脸因饮了酒有了几丝红晕。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不拘小节地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尖着嗓子对元昊说："殿下文武兼备，在蕃汉院最能作诗，今日有如此兴致，何不赐诗一首，助助兴呢？"大家都拍手叫好。元昊微微一笑道："你最会出花花点子。"杨守素也笑对元昊说："就赐一首，以解旅途之乏。"元昊没有推辞，站起来略一思考，高声念道：

贺兰围猎摆战阵
弓刀百骑铁衣明

心源落落堪为将
胆气堂堂合用兵

没藏拍手赞道:“好诗好诗,好一个‘弓刀百骑铁衣明’,不亚于‘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名句呀。”元昊说:“谬赞谬赞,胡诌两句,怎敢比唐代名人。”又看着杨守素道:“守素,你是我西夏闻名的诗人,此时总该有一首好诗吧。”杨守素谦逊地笑笑,但并没有推辞,背着手马前转了两圈,仰头看看面前的崇山峻岭,又清了清嗓子,摇头晃脑地吟道:

风紧骏马嘶
山高鹰飞低
沟深驼铃远

杨守素刚要念下面的一句,忽然一个尖嗓门喊道:“慢来慢来,下面由我来个狗尾续貂吧。”杨守素的怪模怪样已使人发笑,没藏的尖声怪气更叫兵士们哈哈大笑。“不要笑,听我的。”众人屏住气,见他瞪着眼,皱着眉苦思冥想的样子,又想笑又不敢笑,静静地等着他的惊人句子。半天没藏终于念出了一句“天阔日行西”。众人虽说不大明白,但他念出来了,像是憋住气的小孩猛地哭出声来,大家总算松了口气。只有元昊点点头道:“嗯,有些意思,志向不俗。”这时天已过午,大家酒足肉饱,诗兴已尽,元昊下令上马,快速向兴庆府进发。

路坦马快,不多时已到了兴州西门。过了唐渠大桥,便见高大的城墙一色青砖砌成,坚不可摧,高高的城门上端三个大字“镇远门”,顶上镇远楼雄伟壮丽,威严肃穆。进得城来,但见市井繁华,满城热闹,一派和平景象。街上的百姓见元昊回京,都停住观望,不住地称赞道:“真英俊,我党项有福,出此英雄少年。”转到王府广

场，眼前的事使元昊大吃一惊。只听得一声锣响，府门大开，一队提刀带枪的军校跑步站在广场两边，戒备森严，紧接着又走出十几名小校，押着一个披头散发的蕃官，后面跟着两个满脸横肉的刽子手，斜挎着红绶带，怀中抱着鬼头大刀，杀气腾腾。元昊惊奇地想道："怪事，好好的为什么杀人？"犯人已走到广场前街口，将头发一甩，亮出了脸庞，正好被元昊看个清楚。这一下不打紧，惊得元昊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失声叫道："这不是苏奴儿将军吗？"追风骏也好像认出了此人，长鸣一声，前蹄立起，卫兵赶忙过来牵住。

苏奴儿听有人唤他的名字，顺声音望去，见是元昊，他挣脱押解军校的手，大步来到元昊马前跪下，眼中闪着希望和求生的泪光，高声向元昊求道："殿下救我。"元昊跳下马，飞步奔到苏奴儿面前，抱住双肩，盯住那张黄白而少有血色的脸，又惊又痛地问道："将军不是驻兵银州，监护榷场，今犯何罪问斩？"苏奴儿虽带着满脸冤屈情绪，但语言还是十分清楚，他款款向元昊说："我以千匹战马，从宋朝换得绸缎好茶，王爷嫌少，说我从中作弊，因而问斩。"元昊说："朝中上下，难道就没有人讲情吗？"苏奴儿叹口气说："众官几番谏阻，王爷不听，拍案大叫，定要将小将斩首。"元昊听罢，站起身来轻轻说道："噢，是这样。"他心想，苏奴儿是党项大族，部落有千帐以上，是西夏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且苏奴儿本人武艺高强，又通中文汉字，有智谋，有韬略，元昊一直跟他过从甚密，学得许多有益的东西，他的宝马追风骏就是苏奴儿献给的。他跟苏奴儿多年交往，很有情义，想着将来一定是自己的得力膀臂，今日突遭杀身之祸，他如何不救。元昊心里思谋着到父王前求情的理由，脸上却呆呆的。先前保卫法场的军校，见一队人马来到街口，一人飞奔向犯人走来，以为有人劫法场，呼地拔出刀枪，围了上来，见是太子殿下便又怯生生地收起兵器立在那里观望。元昊的卫兵见此情景，也发生误会，一齐下马拔枪走上前来，见法场军兵收了兵器不动，也就站住脚步，默默对立两边，都看着元昊的动静。时辰已到，牛

角号吹得呜呜响，两名刽子手见元昊呆然不动，以为不会为犯人讲情，便走上前来推苏奴儿向断头台，忽然元昊两手一推，两个刽子手向后便倒。一来事出突然，两人无备，再者怎禁得元昊力大无穷，又添满身怒气，大吼一声“刀下留人”，像半空打个响雷，飞也似向王府奔去。

二

西夏王府大堂上，夏王李德明，以手扶额，伏在龙案上，两边的大臣武将都面面相觑，神情严肃。虽然这里无声无息，静得连蚊子的声音都能听见，但空气却十分紧张，紧张得叫人窒息，喘不过气来。不平常的气氛使人不难想象，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紧张而又激烈的争论。夏王李德明伏在案上，低头生气，不愿看堂下一眼，堂下的人都紧紧闭着双唇，个个绷着脸，没有一丝表情变化，像是凝固的羊油圆团，心情沉重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痛心的不幸消息。忽然门外飞也似地进来一个人，脚步轻快麻利，来到李德明案前，跪下高声喊道：“父王，请刀下留人。”李德明定睛一看，原来是爱子元昊，声音沙哑地问道：“王儿多时回来？”元昊回说：“孩儿刚回来，门口碰到处斩苏奴儿，特赶来求情，望父王恩准。”

德明一听苏奴儿三字，脸上又带怒色，冷冷地道：“王儿不知就里，不必多言。”元昊道：“苏奴儿勇略过人，是我西夏难得的人才，是儿多年的好朋友，我十分了解他。”德明将手一伸，示意元昊站起来说话，然后指着一旁放着的绸缎茶叶说：“千匹良马，就换了这点子东西。我如此看重他，派他驻守银州监护四州榷场，他却负我重托，从中渔利，岂不该杀。”众大臣见元昊突然归来，都活跃起来，小声议论道：“太子凑巧回来讲情，苏奴儿有救了。”只见元昊不慌不忙地对父亲说：“父王，想我夏国，年年以良马资助邻国，换取这些并不急需的物品，从根本上讲已经是失策，再为此事杀良将贤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那就更是错上之错，如此下去蕃众谁肯为我们出力呢？杀苏奴儿事小，离散部落，失去人心是大事呀！”德明听罢，低头沉吟半晌，心想，此子尚还年幼，能有这番见解，他心里很是高兴，可见平日众人在他面前夸奖元昊是党项少年英才，志趣不凡，将来定能有一番作为的，这些话看来不是随便道来的奉承话。两月前他经过慎重考虑派儿子和杨守素、没藏讹庞出使辽国，今见儿子的圆脸上，两只微蓝的大眼睛更加炯炯有神，个头像是又长高了，红袍黑冠，直立在那里，纹丝不动，气度十分英武。德明越看越喜欢，不禁动了爱子之情，把那对苏奴儿的怒气，不知不觉地消散了许多。他想，自己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老了，是到了考虑后事的时候了，他做夏王三十年来，虽说没有大的作为，但是凭着他的周旋，能在宋、辽的复杂微妙的斗争中立住脚跟，也算是对得起先人了。

在众王子中，他觉得元昊是理想的继承人，他五月端阳出生在贺兰山离宫，日子就相当吉利，而且一出世就哭声英异，两眼放着青光，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只高高的鼻子，他爱得说不上来，时常命奶娘抱来看看逗逗，可爱的小东西是他全部希望所在。后来元昊渐渐长大了，在蕃汉院习文弄武，结交了许多英俊少年，他武艺高强，这几年的比武中，他的长柄托轮枪每次都战胜所有的对手。对《孙子兵法》、《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的兵书战策，更是爱不释手，专心研读，精于其蕴。他也曾派儿子参加过几次战斗，元昊的勇谋往往要高过诸将一筹，这一切对德明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他对儿子也有不放心的地方，就是对自己的保境息民对宋称臣的政策多次提出不同看法，劝他叛宋立国，常说“英雄所生，当王霸耳，为啥甘心作宋朝的奴隶”。小子，你还未成熟，太年轻气盛了，还不深懂识时审物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绝宋称帝，条件还不成熟呢！不过这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军事上的锻炼，他定会明白我的用心的。这些并未影响德明对儿子的喜爱和让他继承王位的决心。

元昊见父亲沉吟思索，虽未有马上答应他的请求，但脸上的怒气已渐渐缓和下来了，于是又拱手说道："杀苏奴儿，于我西夏不利，请父王三思。"德明被元昊的请求又拉回到现实中来，他见儿子脸色刚毅，态度坚决，有几分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细想他的话比刚才大臣们讲得有道理，不能和蕃众多结怨仇，要联络人才，在突变中好应付辽宋。想到这里，德明立起身来，看看元昊，又看看众文武期待的目光，嘚嘚嘴说道，"那好罢，看在王儿及众大臣面上，免了他的死罪吧。"众大臣相互看了一眼，这才松了口气，呼地跪下一片，齐声高道："谢王爷。"元昊谢过父王，连声高叫，"王爷免了苏奴儿，快快带了回来。"当堂执事官一溜烟向府外广场跑去。

三

苏奴儿被带了回来，匍匐到德明脚下，叩头称谢，"谢王爷不杀之恩。"德明态度已缓和了许多，慢声说道："谢过太子殿下及诸大臣，是他们为你讲情。"苏奴儿跪转身来谢过众人。德明坐在龙案后面伸手道："站起来，以后可不能这样干了。"苏奴儿带着满脸委屈说："是，王爷。小将换的东西是少了点，但却不敢作弊，说我贪污是有人诬陷。"德明说"好了，我问你，近来银夏边境情势如何？"苏奴儿赶忙答道"宋朝廷倒和平相待，只是边将们往往生事邀功，小的战斗时有发生。"德明嗯了一声又问："榷场生意如何？""百姓间都是和平往来，平等交易，就是宋朝的官商大贾，有些难缠。"德明说："我们既然对宋称臣，有的地方就得让着他们点，有事可向延州经略府夏竦大人处交涉，切不可轻动干戈。"停了停，德明又向苏奴儿说，"你可速回银州，用心管好边事和榷场，千万不可惹是生非。再注意一下"野利"、"杀牛"两部落的动静，是否还那样不听调度，有情况速向我禀报。"德明说到这里，看了看立在一旁的元昊，对苏奴儿继续说，"随后我命太子到那里巡视。"元昊刚要说什么，

但德明还未等他张口，便扬了扬手对苏奴儿说，“你可以下堂去啦。”苏奴儿应了声是，退出堂去。

元昊赶上又用好言安慰了一番，然后说：“将军免生异心，你先回去，我过后就到。”苏奴儿千恩万谢，下堂出府去了。这时杨守素、没藏也上得堂来，同元昊将出使辽国的事，向德明做了回禀，德明和众大臣非常满意，赞扬他们办事干练，不辱使命。

一时退堂，元昊随德明来到后宫，见了母亲卫慕王后，问安坐下吃茶。忽然门帘掀起进来一员党项老将，五十左右年纪，盔甲鲜明，身带长剑，紫色脸膛，三绺须髯，带着一身正气。从那风尘仆仆的样子看，像是刚由远路而来。站在地当中，拱手问道：“王兄王嫂可好。”一眼又看见元昊，面带微笑，亲切问道：“侄儿几时回来，出使辽国，一路辛苦。”德明、王后、元昊赶忙站起问好。德明满脸带笑问道：“兄弟赶路辛苦，今年的赏赐物品都接来了吗？”“都接运回来了，宋天子又特别加赏银万两，绢千匹，茶叶千斤，作为王兄五十大寿的贺礼。”来者边说边随便坐下饮茶，无拘无束，像在家里一样。这人名叫山遇惟亮，在族中是元昊的叔父，德明堂弟，和亲兄弟惟永分掌左右厢兵，是德明重臣，今奉命接宋朝岁赐，回来交令。山遇呷了两口茶，抿抿嘴品尝着浓茶的清香味道说：“王兄五十大寿，宋天子又增赐祝寿厚礼，此恩不浅呀。”德明、卫慕后点头称是，独元昊不以为然，对山遇的津津乐道内心里十分反感。

山遇虽是元昊的叔父辈，而且久握重兵多有战功，但在对宋的关系上一直与元昊意见相左，几次有过争论，甚至伤了感情，闹得不欢而散。今天多得了些寿礼，就乐得不可开交，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对山遇的表现元昊很看不惯，不觉生起气来，他心里默默言道，贪图小利，胸无大志，终究有碍大事。对那位未见过面的宋天子内心也恨恨地说：“哼！想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元昊决不会使你得逞。”内心虽然愤怒，但脸面上还表现得坦然自在，让别人一点也觉察不出来。

德明见山遇如此高兴，自己兴致也来了，对大家说："东西在哪里？我们看看去。"山遇说："在东院偏厅里放着。"王后也很兴奋，站起来说："那就瞧瞧走。"宫女带路，三人向外就走，元昊心里不痛快，不想去，站着未动，德明回过头来叫道："王儿何不一同前去看看。"王后也说："走，一齐去看看。"元昊不得已慢慢随在后面。四人出了门，沿一条石板小道，穿过一道月洞门来到东院。见已有卫兵站在偏厅门首，见王爷王后们来了，急忙打开红漆大门，跪请他们进厅观看。德明等进到厅内，但见赐品打包装箱，堆放在那里，德明摸着打开的绢子，不住地点头称好："嗯，光泽柔软，色彩鲜艳，真正苏杭上等绸缎呀。"王后也十分喜欢，不住地赞道："太漂亮了，我党项妇女穿上更美不可言了。"山遇见王兄王后如此称道，更加显得洋洋得意，似乎觉得立了一桩比击退赞普还要光荣的功劳。当然，山遇并不是像元昊想的那样，是贪图眼前小利和目光短浅者，他是德明李氏族中有政治军事才智的佼佼者，他多年在朝中为官，深受中原文化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回到西夏，在和土蕃、回鹘的多次战争中，他深深体会到，西夏党项若想繁荣昌盛，必须得和中原保持和平友好状态，搞分裂搞独立，甚至想入主中原都是无出路的灾难性的主张。德明王兄是接受了他的主张的，今天的表现就更证明了这点，与宋友好，眼下是不会成问题的了。但他担心的是侄儿元昊，他的这位侄儿，性雄毅，多大略，是他们族中的后起英才。他看在眼中喜在心里。但是从他平日的言谈话语中，他又发现，侄子雄心勃勃，不但不甘心臣服于宋，而且往往显露出将来要用武力与宋争天下。要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夏宋的和平往来就会被毁于一旦，我党项和中原人民就会被推向水深火热当中。且元昊将来是西夏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如不趁德明在世，早早转变他的思想，将来一旦大权在握那就不可收拾了。

山遇正在沉思默想，忽听德明高兴地大声说道，"这多财物，够我们李氏王族花用几年的啦。"元昊内心一动，越众向前，语气坚定

地对德明说:“父王,我党项部落繁多,大多数都还穷困,深感财力不足,只有我们拓拔部一家能得到宋朝的赏赐,我们富裕,他们贫穷,长此下去,如何服众,还有谁为我出力呢?”德明听罢心里想到,此子见解处处与众不同,总是设法多方笼络人才,争取人心,“得士者得天下也”,看来儿子很懂这个道理。他愉快地随着问道:“你看该怎么办好呢?”元昊道:“不若将每年的赏赐,用来招兵买马,训练军队,有了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小可以四行征讨,统一各部属,大则可东向与宋朝争夺疆土,成王霸业。这样上下丰盈,实为强国上策。”德明很耐心地听完元昊这一番议论,又像是很赞赏,又像是不以为然,态度难以捉摸,半天正下脸来道:“自从你祖父去世后,我带兵征战三十多年,现在深感疲惫不堪。现在我们还是保境安民的好,还不到和宋朝争天下的时候。至于赏赐用于训养军队,那是可以考虑的。”山遇见元昊又极力劝说德明绝宋自立,心里很是不安,战争的危险好像很快就要到来了。他见元昊立在大厅中央,炯炯的目光下,鼻子高高耸起,魁梧雄壮,英气逼人,一副威武不可侵犯的样子。但元昊的绝宋自立,妄想侵吞中原的主张,在山遇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小子,你还太年轻。”山遇心里说道,“你太自负太自信了,要知道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呀!宋朝廷虽昏暗腐败,但中原人众物博,能人贤士多的是,对宋争天下,谁能保证胜利呢?我们地疲人贫,偏在一方,若真的与宋朝打起仗来,那时岁赐全无,榷场断绝,我们连生活都会发生困难的。”

山遇想到这里,身上打了个冷颤,心里暗下了决心,说:“不行,得要讲透这事的利弊。”山遇走近德明,却带笑看着元昊说:“侄儿志向宏大,叫人佩服。但我久历四方,知中原力量不可低估,切不可轻视。”说到这里,他已发觉元昊脸色不快,但未等他开口,便赶忙朝着德明与王后,以坚定的口气说,“先王临终时一再告诫我们,‘负荷归业,倾心内展,切不可与宋朝争雄’。我们三十年向宋称臣,穿绸挂缎,食谷饮茶,这都是宋朝的恩惠,不可负呀!”元昊听

罢，按捺不住内心的怒气，圆脸一下红到耳根，眼珠乱转，目光吓人，冲声冲气地说道："衣皮毛，食奶肉，是我们党项人的习性。大丈夫生在世上，就应当图王霸业，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怎么能贪图穿绸挂缎，饮茶食谷。哼，太俗气了。"说完愤愤离去。

山遇作为长辈，元昊此举使他有点下不了台，看着元昊的背影不住摇头。德明有点难为情，儿子是不太礼貌，但这谈的是国家大事，小节上失礼也是可以谅解的，他对山遇说："永亮，此国家大事，以后还要从长计议，你长途劳累先回府休息休息。"王后像是代元昊赔不是似的说："元昊年轻气盛，入世不深，不到之处，还望叔叔多多包涵。"

山遇再未言语，目光深沉地望了德明一眼，把无限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然后上马离去。他使马缓缓地走着，低头思虑今后如何规劝元昊，他一心一意为西夏前途出路着想。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忠言相谏已埋下了祸根，不久的将来，全家遭到杀身之祸。不过这是后话，眼下暂且不提。

四

盛夏的兴州城，虽然渠水环绕，绿树成荫，但还是炎热难当。因银夏一带和宋朝临近的几个部落形势不甚稳定，再加上苏奴儿和宋延州知州夏竦的部下在边界上时有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德明怕酿成大乱，所以不顾酷暑天气，命元昊速到那里经略四州，就地妥善解决问题。

元昊自觉学成了三韬六略，满腹经纶，更兼宝马神枪，武艺超群，也很想到那形势严峻复杂的地方，独立大展雄才。所以点起三千"擒生军"，冒着酷暑炎热，和杨守素、没藏讹庞，迤逶向银夏边境进发。

大队人马刚出了南薰门，但见永通桥下的一座庙宇，古木参

天，烟柳蔽日，山门正殿，十分肃穆壮观。朱红大门横写着五个金色大字“汉寿亭侯庙”。原来是座“老爷庙”，据传为唐代修建，年久失修，殿宇多都颓败。元昊在蕃汉院读书，被《三国志》中记载的关羽事迹深深感动了，他十分钦佩关羽的为人，而且读到好处每每热泪盈眶。对他们弟兄在争天下中，百折不挠，终成霸业，不为人下的精神，十分赞赏，故而下令将此庙修缮得焕然一新，经常前来拜谒。今天远离兴庆，元昊当然要进庙朝拜一番了。他令没藏带队前行，自己下马与杨守素来到庙里。正殿上塑有关公的神像：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刀，旁边是关平周仓，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殿东古柏树下，建一瓦亭，内矗巨碑一块，上用桃大的字刻道：

侯，解人也，汉臣也，忠义之良将也。汉昭烈帝少与侯友善，寝则同床，义则兄弟，稠人广坐中侍立，终日周旋，不避艰险，又曹操破昭烈，获侯，礼遇极厚。侯立功报曹，刺颜良于万众中。拜书归昭烈，既而跃兵襄樊，降于樊，斩庞德，威震华夏，操避其锐。至有称之曰“熊虎之将”，“勇冠三军”，“万人敌”。虽不幸而有章乡之蹶，壮节不屈，尤与烈日争光。

元昊看罢，回顾杨守素道：“真英雄啊，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光。”杨守素也感叹地说：“是呀，天下英灵，中原人尊为神圣。”元昊说罢，叩头敬香，顶礼膜拜，并默默祈祷关老爷保佑他此行成功。一时礼毕，元昊出庙上马。追赶大队，免不了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沿山路向东挺进。

五

元昊人马连续行军，这日已来到银州地界。忽见两座大山夹路而立，高入云端，山上杂木丛生，十分险要。元昊于马上指于杨守素和没藏道：“好座凶恶大山，易守难攻，真军事要地。”杨守素手搭凉篷，抬头观望，猛然有所发现，嘴里喊道：“看呀，山腰树林中好

像有座庙宇。”没藏打马赶上来，也向山上看了看，白脸上的一对小眼睛转了几转，猛地叫道：“噢，我知道了！”他像是记起了什么重要事情，摇首耸肩，一句赶不上一句地说：“对着呢，没错，就这个地方。”杨守素不禁心里吃惊，“这地方怎么啦，没藏能在这里遇到什么事呢？”心里想着，嘴里说道：“你急什么，慢慢说清楚嘛。”没藏咽了口唾沫，白了杨守素一眼，向元昊说：“我幼时到过这里，地名叫佳芦山，四十年前，我武宗继迁爷，计杀宋朝大将曹光实，就在这个地方，那山腰的庙宇便是纪念继迁爷的武功而建造的，我还上去参拜过。”元昊惊喜地问道：“你没有记错吗？”没藏异常自信地连声说道：“没错，没错，绝对没错。”元昊又观看一会山势地形，不住地点头叹道：“真英雄也，选此地设伏，深通兵法，无怪一生建功立业，受族人拥戴。”于是祖父驰骋沙场，彪悍武勇的英雄形像又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他在精神上无限崇敬自己的祖父，暗暗下了决心，要像祖父那样作一番大事业。他自觉文武兼备，因而踌躇满志，定要在祖父创下的“绥宥为首，灵兴为腹，甘凉为尾”的基业上，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他自信地认为，凭自己的胸中所学，若是统领西夏五十万训练有素的党项精兵，到中原富庶的大地上耀武扬威一场，难道皇帝的宝座永是他赵家的不成。满朝上下，族中亲友，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举止谈吐、风度气质酷似他的祖父，对这些评价他十分满意，非常自豪，因为祖父是他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榜样，说他像祖父是使他再得意不过的了。今天来到最能显示祖父英雄盖世的地方，怎能不上去参拜一番呢？他想到这里，对没藏说：“讹庞，你先带部队到前面林中休息造饭，我与守素上山游览游览，赶晚可进银州。”没藏答应一声带队伍走了。元昊、杨守素打马寻路上山。

走了多时，来到半山坡上，只见树木丛杂，乱石嵯峨，马已无法行进，二人下马步行，刚到一片赤松林子旁边，忽听一声吼叫，山摇地动，震得树叶簌簌作响。二人抬头看，只见半山崖上蹿出一只斑斓大虎，见了生人，竖尾扬爪，咆哮扑来。杨守素毕竟是文人，啊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